丁鋭義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丁鋭義傳
作者：王闓運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湘綺樓文集/卷5》

丁鋭義，字伯冕，長沙人。家世儒者。世父敘忠，以篤學淳行，有名於時。鋭義少跌沕，不好章句，所學輒不終。三十無所成名，諸父頗患之。咸豐初，始詔天下團練，丁氏故有望其鄉，鋭義乃約結子弟，以靖閭里。始奮發欲以功名顯，然末由自致也。胡林翼之出貴州，領偏師徘徊湘嶽間。意氣名譽頓減，所領軍不足當賊，人亦無肯隨胡軍者。鋭義故林翼通家子，乃求從軍，行募百人，隸一守備部下。自岳州至九江，胡軍最少弱，而塔齊布、羅澤南諸軍，鋒鋭氣盛，所向無前。常侮笑林翼軍。鋭義憤怫，每躬出搏戰。戰湖口城下，為飛石所中，墮馬幾死。林翼獨私厚遇之。咸豐五年春正月，九江水師潰敗，賊復上破武昌、漢陽，據之。林翼先已授湖北按察使，因援省城，以鋭義領一營為偏將，相持數月，無功被病告歸。五月，林翼軍潰，已而羅澤南援武昌，屢戰大捷。林翼亦已為湖北巡撫，兵勢稍盛，即檄鋭義出募兵，合千人，號曰「義勇營」。當是時，江兩岸兵幾十萬，名將輻輳，爭以勇敢為先。諸文武官皆短衣縛褲，冒突飛炮，奔命爭利，而鋭義為尤戇。由是義勇名聞湖北。六年夏，武昌圍賊，急賊圖解城圍，萬方古隆賢者，賊裨將。率萬餘人，從武昌縣步上，欲襲洪山官軍。巡撫大會諸將議戰守，言人人殊。酒罷，林翼不悅。鋭義後至，乃曰：「諸將議皆非也。夫官軍頓於堅城下，自冬及夏，無尺寸之功。所以然者，賊不出戰，故也。今古隆賢以萬人輕嘗，我誠得精兵四千，銜枚疾趨，一鼓必破矣。」林翼從之。其夜遣五將，將二千人，馳赴之，果大破賊，追奔三十里。或憚深入，收兵而止。捷聞林翼，恨不窮追。即以鋭義將五百人繼往，比至，諸軍已還。越五日，賊復上。鋭義又議迎戰，諸將不可，且曰：「賊敗去復至，必誘我也。往即墮其計，宜待賊近擊之。」鋭義曰：「古隆賢自奮而來，再敗於我，既懼且恥，故出不得已之計。招聚殘賊，洋洋而來，以外示有餘，非有謀也。若養賊不擊，彼得自固，與城賊前後夾我軍，事敗矣。」林翼猶豫不能決。於是李續賓統湘勇，最為知兵。鋭義乃請續賓告林翼，即從其計。仍遣前將及鋭義往，賊方憑葛店屯駐，作大壘

二深溝自固。鋭義等進擊之，賊殊死拒。乃分三道，中軍徐進，縱火以助兵勢。左右二軍，繞賊後交馳之，賊大奔走。平其壘，斬賊上將二，進兵武昌，水師亦來會，諸將皆至樊口望賊，賊橫船截江，築長圍於岸，水陸相護。鋭義欲先燒其船，或曰：「姑出兵嘗之。」即發炮擊賊小船，賊避入壘。鋭義等遣壯士數十人，泅水奪船。賊驚遽走。水師乘之，遂大潰。渡水追之，賊不暇入城，繞城散走。城賊驚亦走。遂復武昌。明日渡江圍賊，黃州連戰未下。會大雨，諸將既連勝，因此欲退。鋭義上書巡撫曰：「樊武者，賊之肩臂也。蘄黃，其咽喉也。武漢，腰腹也。武漢之賊，仰資於蘄黃，待援於興國。今克樊武，足制興國，則賊援盡矣。若克黃州，賊糧道絕矣。援盡糧絕，則武漢兩大城，取之反手耳。然則攻武漢，不如攻蘄黃，明矣。論者動以深入為行險，多傷士卒為損威，此不思之甚者也。且軍不能戰，深入亦敗，退守亦敗。士卒惜死，攻賊亦傷，賊攻亦傷。今得制賊之要，乘全勝之勢，舍而不取，時不可再，群言易淆，願深察焉。」巡撫報書，用其策。遂大修攻具，薄城而營。諸軍輕賊屢敗，往往解怠。賊乃夜開城二門突官兵，兵士方熟寢，賊至大亂。獨鋭義及何慶先等三營出擊賊，斂眾入，師得不潰。而諸將益疚鋭義貪功致敗，又以援賊至大冶，宜還救大營。會巡撫傳令諸軍，力圖黃州，毋以大營為念。諸將相顧失色。頃之，李續賓令至，召諸軍還守，眾又大喜。鋭義亦默不得意，再上書巡撫曰：「仰承發縱，遂統偏師出擊援賊，庶展微效。受令以來，旦夕憂皇，幸憑威靈，同官協和，士卒用命，踴躍載馳，故一捷葛店，再勝華容，三奪樊口，遂復武昌。賊望風奔逃，勢在破竹。渡江以來，部署已定，黃州伏醜，假息漏刻，而軍吏輕敵，偶致失機。此雖將領之罪，要亦兵家之常勢也。乃頃者以來，諸將參差。群口喧囂，氣餒心疑。有議無戰，動請退守，反悔輕進。追原本謀，發自鋭義。閉戶結舌，猶尚有咎，尚敢論兵事乎？然以愚耳目之所及，拙直之懷，誠未敢如議者云云也。賊今揚言欲攻洪山，此詭解黃州之圍也。賊趣洪山，非由他道，當由山坡直上紙坊。我軍在黃，足以回顧。古揚二酋，本非強寇。其徒即眾，一戰可破，賊欲襲我後，而我固已制其後矣。成軍而出，非敗是懼。若一小挫，動便回軍，則水師勢孤，亦復當退。興冶之賊，復上樊武。樊武再失，梁子湖非復我之有也。先虛後路，以待賊至。賊至無時，又將坐受其困乎。今急攻黃州，縱不能克武漢之賊，餉道猶斷。萬一回軍，饑賊重生，就克武漢，賊可退保，蓄糧相持，少支數年，坐失事機，誰執其咎？二者為計，孰便孰否，儻不如所陳，願先斬鋭義之頭以戒妄言。」巡撫以諸將懷意見，恐未有功，仍令軍退。鋭義常以為恨。於後武漢既復，黃州常為兵衝。鋭義常率師屯防，留蘄黃間。與鄉民相犄角，屢破賊，戰功甚著。蘄黃民為建生祠，立石述其功。八年七月，李續賓奉詔征賊於皖，請鋭義自隨。續賓統湘勇十年，戰功顯赫，名聞天下，自以無戰不克，非善戰名將不得與從事。鋭義亦素善續賓言聽計合，以為可共功名，於是遂行。湘勇名既久盛，以少擊眾，賊無不奔走。乃大破賊於石牌，推鋒而前，旬月之間，克太湖症潛山、桐城三縣。續賓

處處分兵留守，率餘軍直進，攻舒城。鋭義諫曰：「舒城、合肥，賊巢穴，必爭之地也。兵勢益分而深入無已，固不如先攻廬江，與都鮑二軍合攻安慶，我水師已在下遊，得公重威，則安慶可計日下也。既下安慶，水陸並進，賊亡決矣。」都鮑者，都興阿、鮑超也。與續賓分道擊賊，故鋭義欲合其軍。續賓不聽。九月遂攻下舒城。鋭義仍欲攻廬江，續賓直進向廬州攻賊，屯於三河鎮。鋭義進說曰：「公以孤軍深入賊地，留兵四城，分力之半。連日攻戰，死傷復多，士卒罷乏，將領驕滿，賊援將集，而貪進不已，復擊三河，此所謂強弩之末也。使賊援斷後，絕我餉道，舒桐、潛太留兵稀少，見勝則怠，見敗必潰。前進不得，後退無所。所克四城，將並覆矣。若及今日退師桐城，憑城休息以待援賊，兵氣一新，創痍稍蘇，猶僅可不敗耳。」續賓見形勢已成，且自負勇略，拒而不納。鋭義乃獨飛書請援，且言將敗。是時胡林翼以母喪去位，湖北大官以為續賓用兵如神，而鋭義章皇，莫不笑之。續賓亦讓之曰：「君嘗以千人破賊數萬，今何怯也。」鋭義歎曰：「吾屬無葬地矣。」十月二日，又攻破賊外壘，其夜援賊大至，連結皖豫群盜，眾數十萬，圍我軍十餘重。十日，續賓出輕軍搏戰，自辰至酉，賊益兵迭戰，兵士困餓，日暮大散，遂奔潰。賊遂圍續賓中軍，鋭義自率中營急救，續賓身被數創，所部左右軍皆潰。續賓乘夜突圍出，戰死。鋭義堅守其壁，發炮擊賊，鉛彈盡，碎瓷碗為炮子，賊死傷相積，遙呼鋭義等早下，毋自苦為也。守三日，軍中水火皆盡，大營破，鋭義中傷墮地。賊問其名，遂罵而死。全軍俱覆，所得四城盡失。湖北大震，不敢復出兵言戰。後五年，既克安慶，廬州乃平。鋭義耳聾體羸，然好議論。遇戰則精采奮發，嘗論戰有三要，曰：忍、穩、緊。持滿而發，見可急進。故用兵最敢深入。三河之役，獨以輕進為戒，屢說不用。卒及於敗，胡林翼上其事。天子悼惜鋭義，以積功官鹽運同知，乃超二級，追贈鹽運司使，加太常寺卿銜，恤如優例。死年三十八。

論曰：李忠武以八千之卒，深入賊中數百里，橫刀而前。賊望風披昌，若以沸湯沃殘雪，兵不逾時，遂定四城，皆奪之於虎口，探之於虺腹。當此之時，自謂江淮群醜，可一呼而定。其意度可謂壯哉。於是陳玉成以桀黠之酋，結奔突之黨，北連河汝，南牢江淮，呼嘯徒眾，號稱百萬，晝夜奔命，死力以赴之。重塹堅壁，連數十里而守之。我軍介於其間，曾不若孤肉之投百犬也。乃能力格旬日，斬殺萬數，水火並絕，然後散破。主將既隕，士卒猶厲，烈烈乎其敗也。而鋭義獨以策料於前，以義徇於其後，斯猶古人之所謂不慙者乎？余嘗聞三河敗卒言：營破時出逃百里，所在賊聚立如市，喧嘩叫呼，不聞語聲。官軍逃者，與賊相推擠，交臂行數里，亦不暇問也。兵敗賊勝，皆褁者數日。自軍興以來，勇將悍卒，盡於此戰。而後衝刃陷陣之事稀焉。斯可謂巨敗矣。鄉使早從鋭義之言，少察形便之勢，合兵樅陽，消醳醜徒，則廝養走卒，皆受封侯之賞，成十全之功，垂於竹帛久矣。曷乃守死並命，使論者至今日猶神旺而色變也哉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